

第四章 美濃三大地域的形成與發展

美濃是六堆地區最晚形成的主要聚落。在形成過程中，由於移民、地形、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逐漸發展成三大區域，即美濃本區、龍廣區和南隆區，今日的國中學區和鎮代選舉區也如此劃分（圖 4-1）。本文將對此三大區域之聚落發展作較詳細的探討。

第一節 美濃本區

美濃本區的範圍包括今天的瀾濃、泰安、東門、合和、中圳、福安等六里。雍正十年春三月，吳福生趁北路彰化大甲西社番亂，謀劫鳳山埤頭，以致鳳山縣境紛擾不安。六堆客莊侯心富為大總理，糾集客民萬餘人，合力堵禦，分駐八社防守倉廩。水師提督王郡與賊接戰，客家義民趕赴軍前，戮力前驅，賊眾奔潰，南路遂平。事平之後，清政府對客家義民予以優敘，起義義首授為千總，給予割付。武洛庄統領林豐山、林桂山兄弟也名列其上。（盧德嘉，1960：270-271）

吳福生之役期間，下淡水上游的武洛客庄受到的威脅甚深，乃派出壯丁防禦武洛、篤嘉、羅漢門等處，與當地的閩南人結怨甚深。事平之後，武洛客家人與里港地區閩南人之間仍經常發生械鬥，加上武洛一帶係荖濃溪及隘寮溪交會之處的浮覆地，雖易於耕作且水源充足，但也常有洪澇為害。在天災（洪水為患）人禍（閩人進逼）雙重壓力之下，林氏兄弟瞻前思後，決定率領庄民另謀出路。他們在出兵羅漢門（今旗山）時，發現東側彌濃山山下有一片榛莽未闢的沃野，從武洛（圖 4-2）越過荖濃溪直線距離約十公里左右，似乎頗值得開拓。此一地區位於康熙六十一年福建巡府楊景素所畫的番界西側，當時此地區的番界線是位於澹水溪墘（今美濃鎮吉洋里之溪埔寮）至九荆林（今美濃鎮廣林里九芎林），大致沿著茶頂山山腳一線，由於美濃平野在番界線以西，照理並不屬於番界，（溫吉，1999：470）但是清政府仍把此區列為禁區。民間的傳說是此區北側的布荆坑有鄭成功所建的「清風院」，祕藏武器，儲訓武職賢才；水底坪建有「明月樓」，密藏錢糧，儲訓文職賢才，並教化番地義勇，因此把此地列為禁區。

傳說中的清風院之出口處現立有「懷慈母國太一品翁夫人」碑，建有石母宮。（鍾壬壽，1973：333）這種說法應是無稽之談，因為鄭成功從平台到去世僅僅半年時間，是否曾深入此地值得商榷，且此地毫無大規模建築的蛛絲馬跡可資佐證。比較可能的原因應係此地當時仍有傀儡番在此出草，加上離縣城甚遠不易管理，若有不軌之徒在此活動鞭長莫及，因而列為禁區禁止漢人移墾。然而當時右堆武洛客家人面臨前述兩大壓力，勢必尋求安全墾殖處所，右堆統領林氏兄弟聰明睿智，臨機應變。乃以「安置臨危之武洛庄民，供其墾殖，以酬軍功」的理由，向當時的鳳山縣令錢洙申請准予開發彌濃山下這一片禁地。經層轉朝廷，終於在雍正十三年（1735）春獲得恩准，賜義民享食此耕地，准予入墾。（鍾壬壽，1973：74）經過一番籌畫準備的過程，林氏兄弟於是年秋天，趁著荖濃溪水退較易渡河之際，率領武洛庄民十六姓四十餘

圖 4-1 美濃三大區域圖



資料來源：依據美濃鎮公所〈美濃鎮行政區域圖〉改繪

圖 4-2 武洛庄現址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明：武洛現址位於屏東縣里港鄉茄苳村。

人打前鋒，前往此榛莽未闢之地從事墾拓，開展了美濃開發史的首頁。¹

移民們在林氏兄弟領導之下，選定今日靈山腳下的凹地作為暫時棲息之所。此地三面環山可避風寒，後山山壁陡峭可為屏障，前有小溪提供水源可供維生，開口朝向東南利於監視傀儡山的假黎仔之出入動靜，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安全的據點。不過在移墾初期，傀儡番的勢力仍然很大，為求生命安全，墾民不敢夜宿新墾地。每日清晨從武洛越溪北上，黃昏時將農具及耕牛留在此處，再渡溪南返，(李允斐，1989：14)如此經過一個寒暑。乾隆元年(1736)秋天林氏兄弟鑑於局面逐漸穩定，乃籌建福德正神(伯公)壇位作為開基伯公，舉行祭祀大地儀典感謝神恩並豎立紀念碑石。(黃森松，1977：154)開基碑文內容如下：

溯我前朝賜國姓，延平郡王 鄭，手闢乾坤、大猷聿昭於百世，忠扶日月、流芳永被乎萬年，神靈永鎮於七鯤。今我廣東粵民嘉應州籍，遷居武洛庄右營統領林桂山、林豐山兄弟，統帶同胞萬餘人等，請命天朝，褒忠之譽賜食。將斧劈遐荒，剷除蔓荊，承先德澤。就殘山剩水為宗社，願山川幽魂勿作荒郊之鬼，生時各為其主，死當配祀社稷，同享春秋。稟佑我等及後裔，忠孝為天，智勇護土，永熾其昌。今晨吉期，開基福神壇甫竣。我等同心誠意祭告山川，懇祈上蒼，此土可大亦因可久，將奕世於瀾濃。

大清皇運乾隆元年仲秋吉旦

右堆統領林桂山 豐山等同立

¹ 根據李允斐查訪耆老吳恭興云，十六姓為：張徐黃劉曾鍾陳余李林廖何邱左盧宋等家族。

原碑於民國四十六年(1957)六月美濃一場大水災之際，因山洪爆發而沖毀無蹤，幸鎮民張琴龍留有手抄碑文。民國七十四年(1985)美濃鎮民為紀念開庄兩百五十週年建大福醮，為緬懷先祖創業之功勳，乃依據手抄碑文重刻，並將之樹立於開基伯公壇之側。碑文最後一句「將奕世於瀾濃」被認為是瀾濃命名的依據，但瀾濃之名稱是開庄前或開庄後形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新刻碑文是「於」瀾濃，但有些文獻資料卻是「而」瀾濃，因而引發不同的解讀。如果是「於」的話，瀾濃之地名應在開庄之前就已存在；如果是「而」的話，則瀾濃之名就應是開庄之後才訂的地名。

有關瀾濃這個地名的由來及其意義，有下列不同的說法：

- (1) 前清秀才，日本時代初期瀾濃公學校的漢文教師劉炳文認為：庄名在從前無一定的書寫名稱，有人寫成宜農，有人寫成瀾濃，往往參差錯雜。若要追溯由來，自武洛遠來開墾此地，這裏宜於農業因而宜農比較正確。因為宜與瀾音相近，農與濃意義相同，隱約有宜農涵義。瀾為滿的意思，有墾地瀾滿之意。庄界一邊有常流川水，所以瀾加水旁，農加水旁也有相同意思。(劉炳文，1920：2)
- (2) 鎮籍地理史學者劉昭民認為：乾隆初年美濃庄所以取名瀾濃，乃因此地以水為源，汲用不絕而取瀾，居民以農為主而取濃。(徐正光等，1996：130)
- (3) 地名學專家洪英聖的看法是：此地是先住民曹族美壟社(biran)原居地，後來平埔族的瀾社遷居於此，又位於荖濃溪附近。接著漢人中的客家人入墾此地，客家認為美壟發音為 Muilungn。清代稱瀾濃庄，日據時代演化為美濃沿用至今。(徐正光等，1996：131)
- (4) 瀾濃為美濃於民國九年以前的舊名，出自於原住民平埔族薩羅亞族的稱謂 Malang 社。(美濃愛鄉協進會，1995：1)

雍正中葉繪製的〈雍正台灣輿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已有「瀾濃山」的地名。林氏兄弟於乾隆元年開庄時，對瀾濃的名稱應該已經有概念，因而「將奕世於瀾濃」的寫法比較合理。我認為「將奕世於瀾濃」這句話可解讀為「開庄後我們的族群可以在瀾濃這個地方發揚光大世代興隆」。現代美濃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走上走下毋噏美濃山下」的說法，其中美字居民通常將之念成「瀾」，因此瀾濃之得名與瀾濃山必定有相當的關係，開庄之前墾民對瀾濃這個地名必定有相當的印象。因此瀾濃的庄名應在開庄之前即有腹案，而非在開庄後才命名的，瀾濃之得名應與瀾濃山有必然的關係。官方文獻瀾濃庄的地名最早出現在乾隆十七年(1752)所修《重修台灣縣志》的台灣縣全圖中。(王必昌，1961：2)

在靈山下的沃野開墾卓然有成之後，為求永久安居，乃依據風水學的角度，選定一個永久庄址。最後選定了位於開基伯公祠東南側約一公里左右的美濃溪、竹子門溪、荖子寮溪等三條河流會合處的三夾水一帶為基址，沿著美濃溪畔由東往西興建了二十四座的夥房建築，儼然有了街道雛型，命名為永安路，成為美濃第一街。當時這些建築的建材都是就地取材，以竹為骨幹，以茅草為屋頂興建的穿鑿屋。除了庄頭的劉屋夥房面北之外，全部都是座北朝南的三合院格局。房舍分布區域自今天美濃東側的東門樓至下庄的德勝公

爺壇一帶，與今日美濃中心街區從東到西的範圍大致相當。由於客家人講究風水之說，因而部落格局也考慮到整體的風水環境。美濃先民選定北方的月光山和雙峰山為倚靠的主山，東邊的茶頂山系為青龍，西邊的旗尾山系為白虎，南面的美濃平原為正穴。近側的美濃溪，遠側的荖濃溪來水環繞，東南側更遠處的大武山為朝山。前散背實、環抱圍護，符合風水學中的上上吉地，被認為對美濃整體的發展大有裨益。(李允斐，1989：15)

瀾濃庄的拓殖基礎穩固之後，部分居民又向周邊地區擴張。濟南堂林豐山的遠房族孫林長萬在瀾濃庄東北側建埤頭下庄，另一位族孫長昌則越美濃溪往南建柚子林庄，京兆堂賦梅第宋氏家族往山下拓展。最特別的是在咸豐三年，匪首楊文愛倡亂，當時屬於福佬庄的牛埔仔庄民與匪徒互通聲氣，瀾濃庄義民組隊圍攻牛埔庄，閩人不敵，相率西逃至旗尾庄等地。亂平後福佬庄民回來，發現庄頭殘破不堪，一片淒涼，加上疫癘頻生，難以安居，只好將產業轉手給瀾濃庄民。(劉炳文，1920：3) 此時也有來自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如來自高樹大路關的居民如著名鄉土畫家李登華的曾祖父，就是在當時落腳於此，其家族祖堂右側仍保存有一口早期閩南人開鑿的水井，稱之為福佬井。原來是福佬庄的牛埔仔變成了客家庄，改名為福安，成為大瀾濃庄的一部分。不過閩南人還是怨氣難消，福安西側的旗尾庄為閩南人的大庄頭，閩客之間於清代仍常有械鬥事件發生。牛埔庄西側與崙仔頂之間的鎮界過溝溪一帶，常常成為械鬥的戰場。農民耕作或在小溪摸蜆時，常會挖到一些骨骸，將之收集到旗尾山下山凹的義民廟附近，集中安葬。瀾濃庄建庄以後成為右堆的中心，林豐山兄弟設公館於今日美濃國小一帶，該地仍可看到當年所立之碑石。(圖 4-3)

圖 4-3 乾隆 52 年所立右堆中心之碑石



資料來源：本人拍攝

說明：此碑位於美濃國小大禮堂北側

第二節 龍肚廣興區聚落的形成

龍廣區包括龍肚方面的龍肚、龍山、獅山三里以及廣興方面的廣林、興隆、廣德三里。乾隆二年（1737）與林氏兄弟一同列榜於義民功授千總名單中的涂百清，率領涂、鍾、宋、陳、羅、蕭等六姓二十餘人墾拓龍肚庄。有些學者根據庄民口碑，主張他們是從高樹的大路關遷徙而來，認為涂百清等人從武洛外移後，先往東經隘寮溪到大路關（今高樹鄉關福村），但在這一帶還是受平埔族人及福佬人的壓制，甚至直接受到傀儡番的威脅，於是再次遷移，北越荖濃溪進入龍肚。當時龍肚地區有一湖泊，稱為龍潭，此潭有支流注入荖濃溪。涂百清率墾民乘筏越荖濃溪時，就沿著這條支流進入龍潭，並越過龍潭登陸北上塘，在此開庄。因係渡過龍潭開庄，乃將庄名訂為龍渡。（石萬壽，1986：81）但另有一說，此湖名為「龍堵」，是週邊山林溪水匯集之地，此地因而得名龍肚。（洪馨蘭等，1999：15）該湖有水流向東北經九芎林注入双溪，因此有地名為「水流東」。龍肚北邊的北上塘、柳樹塘之間當時小丘浮出水面，遠遠望去有如一群蛤蟆在水面戲水，因此又有地名「蛤蟆漂水」。

雍正十三年（1735）農曆五月間，豪雨連續不停，山洪爆發注滿湖水。西側蛇山的中段一帶較為低窪，湖水乃由此溢出。因水勢強大不斷浸蝕山壁，最後終於土石崩塌，山崩地裂。岩石墜落之聲石破天驚，聲聞數里之外，形成今日的「龍關」。

龍關崩塌過程在地方上有不少神奇的傳說：**1.**荖濃溪每年夏天經常都會暴漲，兩岸往往氾濫成災，南岸里港地區一片平野受禍尤烈。雨季來時居民無不想盡辦法構築土堤防堵，無奈洪峰一來橫掃而過，田園仍然流失，北岸美濃地區雖然同樣遭遇洪水，災情卻輕了許多。仔細觀察，原來洪水來時美濃東南側的大小龜山竟然活動起來，在大水中游來游去阻擋直衝美濃方面的洪流，加上西側的龍（蛇）山扼住洪水造成南岸更大災情，因此里港方面居民相當痛恨保護美濃的龜神和龍神。美濃人不知道自己的地方有龜神和龍神的保護，打算挖斷龍山以便利美濃和龍肚之間的交通。里港人十分熱心出動很多人力帶著工具幫美濃人挖掘龍山以斷龍根。（徐正光等，1996：531）**2.**古時候中國有個皇帝派國師查訪天下地理風水，發現龍肚地形有龍型、龜型和獅型，有天子之氣，將會出天子奪取天下。皇帝得知此訊息就派出大將帶領兵士挖掘龍脈以斷天子之氣。（洪馨蘭等，1999：7-9）**3.**〈龍庄古紀〉說蛇山未鑿之前有孔竅，龍渡眾水皆會於此排出。但遇大雨時往往宣洩不及，低窪之田常常積水不退，影響稻作生產。庄中蕭姓之田多在低處，議欲鑿開孔竅以便宣洩，庄人阻止不聽。

導致蛇山崩塌的傳說雖然有以上三種不同的說法，但傳說的挖掘過程幾乎都一模一樣：眾人在白天不管挖了多大的坑洞，過了一個晚上地面又恢復原狀，毫無痕跡，每天都是如此，眾人束手無策。一晚有個老乞丐露宿此地，聽到龍神和龜神聊天，嘲笑眾人徒勞無功，表示除了斬鋸和石灰之外，什麼

2 盧德嘉所撰《鳳山采訪冊》記載平定吳福生之亂，功授千總名單中之姓名為涂柏清。

都不怕。負責挖土的工頭就將斬鋸和石灰埋入土中，但見紅水不斷流出，山鳴如輕雷，數日後轟然巨響，山壁崩蹋形成一大缺口。從此龍脈已斷，大小龜山僅剩兩具大龜殼矗立美濃南邊荒野，不再游動禦洪了。蛇山崩後，從竹仔門流過來的竹仔門溪，經過龍關裡、龍背、山塘、矮山仔、柚仔林流到三夾水與美濃溪會合，成為美濃河的支流，（洪馨蘭等，1999：47-48）這是地理學上典型的河川襲奪過程。清代文獻記載：（雍正）十三年（己卯）夏五月，蛇山崩，石隕；聲聞數里（時有黑氣蔽峰頭，久乃散）。（王瑛曾，1964：279）

蛇山崩後湖底顯露成為膏腴之地，適合農業生產，稱為「大份田」，此地至民國四十年代仍是泥濘水田，田中泥鰍甚多。移墾居民原先定居北上塘一帶，建龍肚開基伯公於此。後來湖底較為乾涸之後，居民再稍向南移至原來湖之北岸興建夥房，形成今日的龍肚庄。北上塘一帶仍有庄跡、學堂跡等地名。若說雍正十三年蛇山崩，則涂百清及墾民於乾隆二年來此墾拓時應已無湖可渡，「龍渡」之地名可能是涂百清等墾民開庄之前已有的地名。³關於龍肚地名的由來，較為合理的說法是：龍肚開庄之時，當時的人因此地東有茶頂山系，西有蛇山山系。兩山縈行宛轉，其狀如龍。而村落處於兩山之間，有若在龍的肚子裏，因此定庄名為龍肚。⁴

有些耆老主張龍肚庄民來自大路關，但也有不少庄民未然此說。由於大路關居民所操的客語腔調較特別，與美濃各部落相異情況較為明顯。梅州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房學嘉教授來六堆作田調時，我陪他到大路關聽當地居民的口音，房教授聽後認為他們使用的是五華腔。高雄師大的鍾榮富教授認為大路關口音接近大埔腔，他在美濃從事客家口音的調查研究，在各庄頭都沒有發現大路關的口音。而龍肚方面居民祖籍以蕉嶺居多，部分如蕭姓來自梅縣與蕉嶺相鄰的石扇，因而來自大路關之說值得商榷。

在龍肚地區有二座重要的廟宇，從這兩座廟宇供奉的神像可推敲龍肚墾民的遷移路線。龍肚規模最大，位於西角的祖師廟，此廟位於客家庄，但卻奉祀閩南人的主要神祇。耆老云此廟所奉祀的三尊祖師爺分別係清水祖師、普庵祖師、廣清祖師，原供奉在林仔頭（位今里港鄉土庫村）。在龍肚庄開庄初期由涂姓、劉姓、巫姓人士迎請到龍肚供奉，因此龍肚信眾在眾神聖誕之日，還要到林仔頭進香。⁵另一座是位於獅型頂的朝天五穀宮，規模也不小。根據長期擔任該廟主任委員的耆老郭寬煥先生的說法，該廟奉祀的神農大帝像原為篤加庄居民所奉祀的。⁶篤加庄原係位於今天里港大橋東側河床上的一个大聚落，後來因荖濃溪山洪爆發被沖毀，倖存居民遷移到土庫堤防外的江南巷一帶居住。根據這兩座龍肚地區重要廟宇神像來源的說法，可以推論龍肚居民的祖先可能直接來自武洛地區。因為不論篤加或林仔頭都離武洛不遠，由武洛越荖濃溪時很快即可經過篤加或林仔頭，再略偏東北走，即可到

3 龍肚耆老鍾沐卿先生常聽其父祖云，在涂百清開莊龍肚之前十餘年，已有人定居北上塘。

4 鍾世充手稿〈龍庄古紀〉中有此說法。

5 巫氏家族後人巫永基先生告知。

6 郭寬煥先生生前所云。

達龍肚，沒有必要大費周章地東走大路關，再北走龍肚。因為大路關離山豬毛社(今山地門)的傀儡社相當近，墾民何必自投羅網、自陷絕境呢？

龍肚開基伯公所在的北上塘地勢較為高亢，雖可免水患之苦，但也因此缺乏灌溉水源，墾民在此利用埤塘以供灌溉，所以此地稱為北上塘。附近地區當年由於水源不足，因此一年只能一穫，稱「小份田」。在以農業為主體產業的時代，小份田的價值不如大份田。大份田墾殖之後龍肚居民逐漸從北上塘南移至大份田北側，營建今日龍肚庄。(洪馨蘭等，1999：16) 當時有些傀儡番會沿著六龜地區的山地進入茶頂山系活動，為預防山區番害，在村莊外圍種荊竹林，設立三個柵門由更夫看守。庄內設有管事以處理庄中公共事務，所需辛勞(辦公費用)依各戶之田地比例繳納。居民人數日漸增多之後，部分居民逐漸向周邊地區拓展，形成更多莊園。如涂伯洋墾拓竹仔門、蕭屋墾拓橫山尾、陳屋、李屋、巫屋墾拓龍山，涂屋、羅屋墾拓上河壩、朱屋墾拓龍背、徐屋墾拓龍關裡、鍾屋、陳屋墾拓大崎下、開庄領導人涂伯清之後有一部分仍留庄跡北上塘、蕭屋有部份留在柳樹塘、上坑仔曾屋開北巷、謝屋開牛欄窩，使得龍肚谷地的村落星羅棋布，鴻圖大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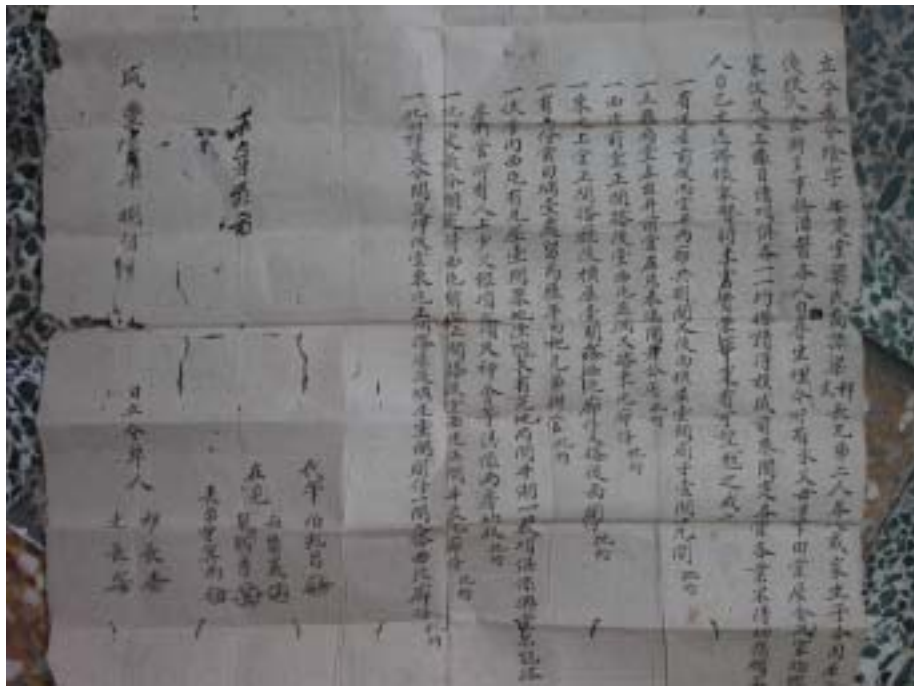
廣興地區包括竹頭背、九芎林、大埤頭等地。劉炳文〈瀾濃庄簡史記〉云其地恰在瀾濃東北隅綠竹繁蔭之後，平常問答該處，遂即通稱竹頭角或竹頭背。《美濃鎮志》載乾隆三年(1738)劉玉衡⁷帶領二十五姓一百餘人到此地區墾拓，在九芎林双溪水口設開庄伯公壇，劉玉衡的家族夥房仍在九芎林庄內。由於美濃溪上游河道的區隔，九芎林與龍肚來往較方便，竹頭背和大埤頭則與美濃方面來往比較密切。日本時代九芎林被劃入龍肚公學校學區，竹頭背和大埤頭被劃入美濃公學校學區，直到一九三九年設立竹頭角公學校之後，三地學生才歸入同一學校就讀。目前在鎮民代表選舉時廣興地區與龍肚地區劃為同一選舉區。此地毗臨月光山系的笠山(土名尖山仔)，和六龜山嶺相連，早期傀儡番常沿山而來發動攻擊。從清代到日本時代此地區一直都有生番出草的事件，(黃森松，2003：35)美濃地區早期婦女在河流中洗衣服，她們把洗衣用的大石擺在離河岸有段距離的河床上，洗衣服時一律面對河岸，隨時保持警戒的態勢，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今天。

廣興地區地勢高亢，所開墾的大半是埔地而非水田，以種植甘藷與甘蔗為主，竹頭背的大番薯一直都很有名。民間傳說美濃出身的唯一進士黃驥雲擔任京官時，曾帶家裡煨的番薯乾到北京在上朝時讓皇帝試嚐，皇帝盛讚竹頭背的番薯好吃，從此打響竹頭背番薯的名號，不過黃進士向皇上報告時給了番薯一個較文雅的名號—地瓜。(徐正光等，1996：532)甘蔗的種植使得日本時代糖廠鐵路得以延伸至此地，竹頭角車站成為此地早期前往大都會的門戶，在蘇聯所印製用以紀念共黨革命五十周年的《世界地圖集》內可以看到竹頭角的地名，顯示此地地位的重要。由於此地生活環境比較艱困，激發居民的進取之心，因此美濃地區有不少文武人才都出現在這個地區。諸如清代

7 美濃地方文史工作者黃森松告知，他在九芎林劉屋夥房祖牌上看到的名字為劉衡玉，但在美濃所有相關文獻資料都用劉玉衡之名。

長福營參將黃清泰、其子美濃唯一進士黃驥雲，驥雲之子延祐、延祚兩位舉人，祖孫三代聲名顯赫。當代著名鄉土文學作家鍾理和為尖山仔人，光復初期白色恐怖事件中美濃地區受難精英也以此地為多，如在台北馬場町死難的鍾浩東、傅慶華、傅傳魁等人都是廣興地區人士。由於此地開墾條件較差，開庄第二年即有張、鍾、黃三姓十二夥房人越過月光山入墾杉林鄉境的新庄仔，(徐正光等，1996：3) 後來逐漸擴大範圍到杉林鄉的月眉、荊桐坑、荊仔寮及旗山鎮圓潭仔的雞油樹下等村落。鎮內各庄頭如中壇、金瓜寮、三降寮、五穀廟、內六寮、鮮水港、下九寮等地也都有竹頭背人的蹤跡。(圖4-4) 此地因為接近山地，平埔族人的分布較美濃地區其他庄頭為多。(表四)

圖 4-4 竹頭角梁氏家族分家契約書



資料來源：中壇林仕傑先生提供

說明：其先祖為竹頭角梁姓，其家族之家塚標明梁字示不忘本。

表四：美濃庄內大字名中平埔族人數

庄名	大字名	1920年			1925年			1930年			1935年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美濃庄	美濃	0	1	1	0	1	1	0	2	2	5	0	5
	中壇	5	5	10	6	8	14	4	7	11	4	10	14
	金瓜寮	5	8	13	3	5	8	3	2	5	4	3	7
	吉洋	2	3	5	3	4	7	10	13	23	14	15	29
	龍肚	0	2	2	9	10	19	1	0	1	0	0	0
	竹頭角	34	33	67	28	21	49	33	26	59	10	15	25

資料來源：《龍肚庄誌》引溫振華著《高雄縣平埔族史》(1997)。(洪馨蘭等，1999：44)

第三節 中壇南隆區聚落的形成

南隆地區包括祿興、中壇、德興、清水、吉東、吉和、吉洋等七個里，原為美濃本部落以南的一大片原野。此區北半部的中壇一帶情況好一些，南半部由於毗鄰荖濃溪，時常受到洪水冲刷，土壤不易留存，形成一片石崗地。因此本區開發的年代較美濃和龍肚都落後許多，尤其南隆地區直到日本時代才開發完成。

乾隆十三年（1748）李九禮⁸率領族眾移墾此地，在中壇庄東側建立夥房，並擔任中壇庄管事，後來擴充到上竹圍一帶。李氏家族經營糖廊以種植甘蔗為主要產業，由於甘蔗種植不需用太多水灌溉，因此曾一度拒絕龍肚圳的餘水供應。（洪馨蘭等，1999：52）不久之後劉達峰也從瀾濃庄帶來族人墾拓中壇庄西側，由於人數較多建有「會屋」，並建劉屋夥房，規模甚大，至今當地居民以「大夥房」稱之，同時又創立「劉開七公嘗」，派人返回大陸原鄉募集資金，加強開發工作。並向原屬塔樓社番業主大邦雅轉給黃仕珍、黃起鳳，後又轉由郡城陳瑞記承買的番大租「肚猴溪埔」²⁶的業主承租土地耕作。開拓了南頭河庄及金瓜寮庄、下竹圍庄等聚落，吸引不少原鄉的劉姓宗親前來墾殖。使得大中壇地區劉姓家族聲勢浩大，人數眾多，號稱「劉半庄」。清末劉氏家族也在此地種植甘蔗設立糖廊，生產蔗糖，劉源春組成「三合和」的組織所經營的糖廊，在金瓜寮一帶擁有龐大田產。⁹

金瓜寮以南的原野由於較為接近荖濃溪，因而經常遭受洪水肆虐以致石崗遍布，只有地勢較高洪水較難到達的埔地稍有人煙，居民稀稀落落不成庄頭。1895年甲午戰後，日本依據馬關條約接收台灣，當時瀾濃義軍在曾榮祥、宋守四領導下在東柵門外與日本佔領軍接戰，東門樓被炸燬，事不可為，義軍首領宋守四與日軍交涉停戰，接受日本統治。（徐正光等，1996：89）次年日本熊本縣人津田靜一以細川侯爵名義，申請以屯田兵方式開墾此片原野之地，但當時此地幾乎年年洪水泛濫，墾殖無功。（美濃庄役場，1938：116）

明治四十一年（1908）竹仔門發電廠創立，發電餘水用作灌溉之用，美濃全境普設灌溉渠道，通稱獅子頭圳。明治四十二年（1909）三五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墾殖這片廣大原野之地，獲得殖民政府許可，此地從此被稱為南隆地區。（徐正光等，1996：1308）愛久澤聘請曾經在苗栗廳擔任稅務課長的白石喜代治擔任農場主事，白石主事在南隆地區老一輩居民口中口碑甚佳，當時一般居民稱之為白石頭家，有些曾經在農場任職的現存耆老則稱呼他「白石哥」。（圖4-5）白石主事招募墾民到農場所屬的二千二百五十餘甲原野地開墾，他發現從美濃地區老部落來的墾民，只會將石頭撿拾出來作成田埂，使田埂形成很多石縫，老鼠、毒蛇常藏於石縫中毀損農作、危害人命，尤其在洪水過後，鼠蛇更多，問題更嚴重。他在北部客家

8 在《清宮檔》資料中李九禮為中壇庄管事；在里港雙慈宮所存義渡碑文中為監生，禮字簡寫；《龍庄古紀》中寫成李加禮；族譜中為李九禮。

9 2001年我陪同孔邁隆教授作田調，在南頭河劉源春家族後裔夥房庭園內發現製糖之石車。

地區任職時，看到北部客家人對開石崗地的開墾很有一套。他們在埔地內挖掘深坑，不管大石頭小石頭一律埋入坑內，其上再鋪以砂土，地面因此顯得平整又安全。(張二文，2002：243)於是他從新竹州境內招募大批客家墾民南來耕種，先為他們建築一些簡易房舍，以竹為架以茅為頂，用以遮避風雨，這種房舍當地人稱之為寮。因此南隆地區的現有部落地名有許多帶有寮字，諸如金瓜寮、三降寮、大頂寮、溪埔寮、內六寮、外六寮、上九寮、下九寮、八隻寮、五隻寮、日本寮等等。

南隆地區開發工作逐漸開展之後，又吸引不少鄰近地區的墾民來此移墾。以吉洋庄為例，除來自北部客家區如苗栗的謝家，銅鑼的余家、頭份的饒家之外，又有來自美濃本部落的吳家、黃家，來自張屋塘的張家、來自龍肚的蕭家、涂家，來自竹田的涂家、來自大崎下的陳家、來自高樹的楊家、高樹大埔的劉家、來自中壇的劉家，來自內埔和尚林的廖家及檳榔林的賴家，還有閩南移民如來自里港鄉境荖濃溪河床被大水沖毀的村落麻六甲的許家、來自旗山鎮中寮山上的郭家、李家，甚至有來自六龜鄉二坡子的平埔族王家等等，顯示一個新移民村落的特質。不管他們是北部客(或稱台北客)、下庄客、本地客、福佬人、平埔族，在這裡定居了三、四代人之後，通通都成為講四縣腔客家話的美濃人了。

圖 4-5 白石喜代治(前排執杖者)與吉洋國語講習所結業生合影



資料來源：廖鴻舉夫人提供

說明：廖夫人為秀才陳炳樞之姪孫女。

美濃地區還有兩個新的移民村落，是在民國五十年正式移入吉洋里，被安置在原荖濃溪北岸龜山堤防外側，分屬美濃鎮和里港鄉河川地的滇緬義胞，在美濃鎮行政區內畫分為精忠和成功兩個新村。這些新移民是 1949 年大陸淪陷之際，撤退進入滇緬邊區打游擊的殘餘國軍李彌部隊及其眷屬。他們退出大陸之後在美國的特務機構「西方公司」支援下，在中泰緬三國交會的金三角地區打游擊，造成緬甸政府極大困擾。在中共慫恿下，緬甸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最後由美國政府秘密安排，經由泰國輾轉接運來台灣安置，被稱為「滇緬義胞」。其中一部分義胞被政府安置在這個砂石遍布的河灘地定居，這些人就是柏楊在其作品中所描寫的「異域孤軍」。政府從附近地區運送沃土填充這些砂石地為他們改善土質，並為他們興建房舍，使其得以解甲歸田。由於有不少游擊戰士與金三角地區少數民族婦女結婚，因而使義胞新村充滿濃厚的邊區異域色彩，這些人在語言、生活習俗方面和美濃地區的傳統生活方式有比較明顯的差異。